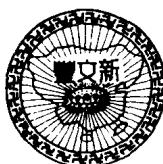




# 叢書集成二編 第七二冊目錄 文學類

## 瑣談

高坡異纂三卷	明	楊儀著	說庫	○七三	○〇一
霞外塵談十卷	明	周應治撰	筆記續編	○七三	○一七
梅花草堂集十四卷	明	張大復撰	筆記續編	○七三	○三七
增廣智囊補二十八卷	明	馮夢龍撰	筆記小說	○七三	一五三
說聽二卷	明	陸粲撰	說庫	○七三	三三五
舌華錄九卷	明	曹盡之撰	筆記小說	○七三	三三九
寶積記一卷	明	不著撰人	說庫	○七三	三七七
熙朝新語十六卷	清	徐錫麟撰	筆記小說	○七三	三八三
淞南夢影錄四卷	清	黃協墳撰	筆記小說	○七三	四四九
津門雜記三卷	清	張燾撰	筆記小說	○七三	四七一
貓苑二卷	清	黃漢輯	筆記小說	○七三	五〇九
堅瓠集六十六卷 <small>(自一集卷一至四集卷四)</small>	清	褚家軒撰	筆記續說	○七三	五三七



高坡黑茶





# 高坡異纂

## 高坡異纂序

予少日讀書凡編簡中所載神仙詭怪之說心竊厭之一見即棄去雖讀之亦多不能終其辭正德嘉靖間兩見邑中怪事始歎古人紀載未必皆妄天地造化之妙有無相乘終始相循夢想聲色倏忽變幻皆至理流行於其中有暫而不能久變而不能常者人自不能精思而詳察之耳豈可盡謂誕妄哉及居京師文字交游殆遍天下皆世之大賢君子也其所言神怪異常之事或本於父老之真傳或即其耳目之覩記鑒鑿皆有依據時因休沐祥符高氏子業繁昌謝氏鳳儀曰米闐說母舉所聞以解予病懷因以新舊所得去其鄙亵凡陋荒昧雜憑者十之五六錄成三卷題曰高坡異纂聊以著造物之難測証古人之不诬也高坡者京抵之里名異纂者瑣屑談談不足於立言云耳嘉靖壬辰仲秋六日

明 常熟楊儀著

周顥仙不知其名。自言是昌人。年十四。忽患心疾。突入南昌府。長身奇貌。持瓢乞食。市中每新官至。必進謁曰。告太平人皆知之。不甚異也。高皇帝定南昌。顥仙謁於道旁。左右扶之去。帝歸建業。顥仙亦來。隱語娛詞為帝所厭。又自言入大不熱。入水不瀨。上命以巨缸覆之。束縛炬五尺。圍緣缸舉火。蓋不死。益至一米半。又不死。益至二束半。大滅發缸視之。燭在缸底。若張綿狀。顥仙端坐凜然。若在冰雪中。終不能傷。嘗以手畫地成圓。日破一桶。成一桶。乃令寄食蔣山寺中。月餘。主僧奏顥仙與沙彌爭食。因不食半月矣。帝親往察之。顥仙廣步來迎。殊無餓色。帝具饋於翠微亭。召賜同蒸。將還。密詔主僧絕其飲食。積二十三日。帝又往賜之食。則復食。未幾。將西征。陳友諒聞之。顥仙仰面上視良久。正色握手曰。天命不在。友諒可征也。而舉杖導帝馬前。舊疾行。為壯士揮戈之勢。以示必勝。因令從征。師抵小孤山。見江豚戲水中。忽出謀說言。水怪見損人多。帝惡之。命將士引去。棄湖口水中。不能溺。明日復從諸卒至。求食於帝。食既。整裝而行。自是不復來見矣。更數年。顥仙遊天池寺。赤腳僧至。高坡異纂

京師求見帝。帝以詩二首寄之。又四年。帝偶不豫。赤腳僧復至。言天眼尊者及顥仙

從廬山竹林寺遣送藥來。帝強起視藥。一曰溫良藥兩片。一曰溫良石一塊。令置金盒中。指背。上帝如法併服之。真夜疾良愈。赤腳僧復言。前上寄詩。二神俱有和篇。書山中石上。帝命錄二詩。呈覽。天縱草者。詩曰。聖主祥瑞合天基。如影隨形總是天。大生靈有難。方非恩。方出。定金。韻即位。四海居明君。有道。純中廣。等閑。一時風來。一時病逐。片俱來。無一統。浩大乾坤。正此時。人君自此安。邦定。齊天洪福。謝恩。絕我王威。得寵。帝大喜。御製賜赤腳僧詩曰。跣足懶愁事有秋。空苦顥賢執。為傳。愆銷累世冤。魂斷幻脫當時業。海愁方廣昔聞仙委跡。天池今見佛來由。神憐黔首。增吾壽。丹鉢來臨久疾瘳。御製周顥仙人傳。刻石匡廬白鹿昇仙臺。是歲洪武二十六年癸酉九月也。赤腳僧。湖口人。姓沈氏。幼名住得法。名覺顯。早孤出家。洪武三年。遷東贛州人。張仲安第五子也。有仙術。所言時事。悉徵驗。由是人多崇信之。初居蓮花寺。跣足不食五味。雲遊各寺。後入廬山天池寺修道。

元末居寶鷄金台觀。忽留頤而逝。土民楊軒山買棺斂之。臨空。覺棺中展動有聲。發視之。乃復生。以小鉢一腔。留其家。去入秦遊覓。洪武二十二年。詔求之。不得。永樂中。上遣禮科都給事中胡漢道錄任一。惠民州指揮楊永吉。

遍詣天下名山訪之。又勸正一道士孫碧雲。建宮武當。候之。終不遇。天順三年。詔贈為通微顯化真人。天順末。或隱或見。有親友問以大道者。專以仁義勸人事。皆失見叩之響應。後往來鵝鳴山中。將半載竟失所在。帝至甘州。張指揮察。遣一中袖。及葫蘆。天順間。鎮守甘肅總兵官王敬。患中滿疾。諸醫不能療。以中袖火煅服之。愈。成化初。定西侯。將琬。為總兵官。實守臣於幕下。集伶人搬演三度城南雜劇。時座客有談及三丰者。因出葫蘆。傳玩之。忽自震碎。所留楊氏小瓶。雖受大鏹。不能混其聲。復亦亡去。嘗遊揚州瓊花觀。有題瓊花詩曰。蟠枝玉樹屬仙家。未識人間有此花。清氣不霑凡雨露。高標猶帶古烟霞。歷年既久。何曾老葉。世無雙莫漫誇。便欲戴回天上去。擬從博望借仙槎。語意清曠。若自況也。

余舊三丰事。乃是懿州志中舊傳。因其詞近鄙拙。稍為刪潤入錄。初疑謠。過張別是一人。子業又持靈濟宮道士所藏刻本文。皇御書示予。但稱玄玄子。而不稱三丰先生。其時有張舉人。雖乃尚質之弟。自海南內徙富塗。其人酷慕神仙。亦云不能知。故不敢入。併遺過張。亦不復別出。近讀玉堂漫筆。載其說。晉蜀刑相。皆文裕公宦遊之地。所知必真。續錄於左。其中但曰。天師之後。與懿志不合。豈仲安寫城異纂

即其苗裔耶。存疑可也。玉堂漫筆云。相傳永樂初。遣胡忠安公巡行天下。以訪遺蹟。張仙人。即張三丰。名通號玄玄子。天師之後。寓居鳳翔寶雞縣之金臺觀。修煉。洪武壬申。常應蜀獻王之召。辭還山。金時人也。都太僕玄敬嘗為予言。蘇城人家有三丰手筆。蓋與太保劉秉中。冷協律起敬。同學於沙門海雲者。南陽張朝用。嘗記三丰遺踪云。三丰陝西寶雞人。元時於鹿邑之太清宮學道。與朝用。高祖毅相識。往來其家為親客。亦愛朝用之父叔廉。元末兵亂。叔廉避地寶鷄。洪武中。三丰亦來寶鷄。與西關李道士。白雲先生。交契相厚。朝用時方年十三。三丰見之問曰。汝誰家子。答曰。吾父杜城張叔廉也。兵亂徙家於此。三丰曰。我張玄玄也。昔柘城時。多擾汝家。名殺者為誰。答曰。吾高祖也。三丰曰。吾曾見其始生時。童子其勉力讀書。後當官至三品。越月。朝用與李白雲送之北去。見其行足不履地云。朝用官詹事府主簿。忠安公以其常識三丰。薦之為均州知州。與同往尋訪。竟無所遇而還。十五年。太祖再遣寶鷄醫官蘇欽等。齋查舊迹。訪名山求之。入達龍虎山。道士奉書云。皇帝致書真仙張三丰足下。朕久仰真仙渴思親承優氣。寄遣使致香奉書。遍詣名山虔請。真仙道德崇高。超乎萬有。體合自然。

神妙莫測朕才質疎庸德行菲薄而至誠願見之心夙夜不忘故再遣龍虎山道士謹致香奉書虔請撰候雲車風駕惠然降臨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懷敬奉書或云此舉實託之以別有所為忠安固別有密約云又淮安王宗道字景雲學仙嘗與二丰往來游從永樂三年國子力士王達善以宗道載三生集之是時王達善在昌黎陽城北

月至此。諸君能更備一騎與同遊乎。須臾又控一馬至。甚雄俊。撫鞍乘之。鳴健閉目。雖甚苦。勿妄窺視。故如教耳。邊但聞風濤聲。然寒極。不能禁。言之甚力。異人嘆曰。此去四十里。有罡風。過此即得上仙。恨子福淺耳。即今閉目。乃在一野寺前。供帳甚盛。就樹下。諸客密談。皆非塵世間事。誠亦不能知也。因問此為何地。異人曰。此去勺容縣十五里。某寺也。敵縱觀。蹴起一石子。戲納金剛口中。酒數行。復與諸客乘馬還都。市而別。漏下方四籌耳。居數日。異人告別。以一木杖贈故。勉故舊。書進修。後富再會。珍

聽吾戒。吾與汝皆不利也。乃於壁間畫一門。一鵝守之。令其人敲門。門忽自開。入其室。金玉爛然盈目。其人恣取以出。而不覺遺其引。他日內庫失金。守藏吏獲引以聞。執其人訊之。詞及謙。因併逮謙。將至城門。謂逮者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救吾渴。守門者以瓶汲水與之。謙遽以足挿入瓶中。其身漸隱。守者懼。罪遂携瓶至御前。上問之。輒於瓶中奏對上曰。汝出見朕。朕不殺汝。謙自言臣有罪。不敢出。上怒。碎其瓶。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與左慈事上按稽錄庫中金果餘二錠。張三丰嘗跋謙畫。蓬萊仙卉圖。有所謂畫鶴之誣者。即此事也。併錄其辭曰。蓬萊仙卉圖者。龍陽子湖湘冷

君所作。君武陵人。名啟。敬龍陽其號也。中統初與邢臺副秉忠仲晦從沙門海雲書無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天文地理律歷。以至叢技多通之。至元中。秉忠奏預中書省事。君乃棄擇從儒游。嘗川與故宋司戶參軍趙孟頫子昂。於四明史衛王彌遠府。親唐李思訓將軍。畫頃然發之胸臆。遂致之不月餘。其山水人物。窠石等。無異將軍。其筆法傳彩尤加纖細。品目幻出。由此以丹青鳴。當時綠淮陽。遇異人授中黃大丹。出示平叔悟真之旨。頽然而悟。如已作。至至正間。則百數歲矣。其綠髮童顏。如方壯。不惑之年。時值紅巾之暴。君避地金陵。日以濟人利物。方薦如神。天朝維新。君有畫鷺之誣。隱壁仙逝。則君之墨本絕跡矣。此卷乃至元六年五月五日為余作也。吾畫鷺之誣。隱壁仙逝。則君之墨本絕跡矣。此卷乃至元六年五月五日為余作也。吾珍藏之。吾將訪冷君於十洲三島。恐後人不知冷君胸中丘壑三昧之妙。不識其奇仙異筆。混之凡流。故識此。特奉遺元老太師淇國丘公。覽此卷。則神清氣爽。飄然意在蓬瀛之中。幸珍襲之。且以為後會云。時永樂壬辰孟春三日。三丰遜老書。

重而去。故後以翰林秀才四舉不第，選中書，厯官員外郎，出守衢州府。道經丹陽，因至句容尋訪此寺，則園舊遊處也。遣人視金剛口中石子猶在焉。始信王先生為神仙既蒞，行好道愈篤。忽一日有道士進謁，留飲入夕。道士遣一童子去席百步，解衣而立。時方隆冬，道士遙吐氣嘘之，即汗出淋漓，煖如盛夏。既而口出風吹之寒氣，襲人便欲僵仆。敵驚起曰：「此庭中瓦礫山積，欲去之久矣。然未暇也。若能除之乎？」道士曰：「此易耳。即令閉門，盡屏侍從，但聞庭中若人馬聲甚眾，瞬息聲止，閉門視階砌如掃矣。」嘆服，乘月送之將別。乃以異人所留木杖授道士，令暫致。道士亦大驚云：「杖熟如火，不能執。後復見。」後官止衢州，異人亦不復至。年七十六終。

程濟朝邑人有仙術不知何所承授嘗為四川岳池縣教諭地相去數千里旦暮寢食未嘗離家而日治岳池事不廢革除中上書言西北方兵將起當預為之備朝廷以其言妙妄感世鑒至京將滇重典濟曰陛下幸且故臣及期無驗就戮未晚也及期靖難師起遂赦出之使護軍北行戰於徐州大捷會曹國公師退文皇至江上濟亡命不知所終初徐州之捷諸將立石紀功具載姓名濟夜潛往祭之人莫測其意文皇遇徐見之命擊碑一再擊遠曰止止為我錄碑來既正位按碑盡族諸將濟姓名正當初擊處字缺不能辨獨得名裏者之祭蓋壤之也

曰歸省。吾晨昏之常。恐貽吾親憂。雖甚勞困無恨。但得一燭幸路即可歸矣。翁笑曰。山中那得有燭。但有少枯葉。即君且燎濕衣。徐為之計。敬起解衣。向童子曰。翁為誰何姓。童子曰。先生不欲人知其姓。每向人自稱逍遙翁。又問汝何名。曰。吾名少孤。敬疑其為隱君子也。修謹進曰。故家只在山下。往來山中甚熟。未聞有體玄之院。亦未聞有逍遙翁之名。敢以為請。翁曰。昔體玄先生常居逍遙谷中。吾世業為醫。往來中條山中。後因避難。聞陶隱居有丹室在此。因採藥南來。結庵少憩。不覺遂淹歲月。不久亦還故山耳。又問體玄為何人。翁曰。此吾先世事。即君亦無用知也。湏之燎衣乾。又懇乞還家。翁起謂敬曰。即君既不肯留以待旦。吾有一牛可騎之而歸。守夜泥潭。當有所恃。無懼也。敬大喜過望。即命少孤牽牛出。又呼一童名少逸。曰。汝可將吾舊籠來。就籠中出一僧帽。謂敬曰。既不能留歟。以此帽為禮。敬辭曰。吾為書生。平生志氣。將期匡濟天下。翁為長者。既蒙訓教。安得以此相戲。翁曰。吾昔亦嘗有志斯世。後因所輔非材。不用吾謀。禍幾不測。得此一籠。始獲解脫。不然。豈復能生出宜秋門半。即君第收此帽。他日當自理會也。敬堅却之。翁但再三嘆息而已。敬遠窺籠中諸物。悉是雜補工匠所用。及僧家衣鉢耳。兩童送至門外。敬乘牛致謝而別。方出林

高坡異集 卷上 五

牛行甚駛。勢若飛禽。不復能控制。身亦安穩無恐。須臾已及門矣。遙從牛背呼其家。家人已就寢。驚起隔牆應之。夜已向闌。即君安得以此時冒風雨獨歸耶。敬答曰。吾得遇隱君子。借一牛騎歸。不然。今夕必不能還矣。舉大將牽牛入。牛忽抖擗咆哮。化為一老虎而去。室中人盡震驚而出。比明早訪體玄山居。不可得。數日後。乃在縣西四十里。陶弘景丹室故基旁。有一古廟。彷彿是雨夜所經行者。其壁有潘閻夏日宿西禪院詩。即東坡少日所見。夜涼疑有雨。院靜若無僧之筆也。筆墨猶新。循其路歸。見虎踪歷歷尚存焉。

按潘閻字逍遙。大名人。通易春秋。尤以詩知名。為王繼恩所薦。太宗召見。賜進士第。卒。察其狂妄。追詔罷之。又多出入盧相多遜門下。多遜嘗遣吏趙白交通秦王。閻預有謀焉。多遜敗。宅隨毀。廢。時方在講堂。卷藥肆中。聞之。知事將連逮。即奔入多遜鄰家。萬無搜近之理。所謂弩下逃箭也。其鄰匿之牆中。間作詩曰。不信先生語。附來帝里遊。清宵無好夢。白日有閒愁。捕稍解。服僧服。髡鬚。更持磬。宜秋門。譽姓名。入中條山。朝廷圖形下。諸路事之不得。潛居一寺中。題詩鐘樓上。陳令思之。此必潘逍遙句也。命召之。又逃去。投故人阮道。時為秦州司理。孫諷奏。卽曹

武惠上言。大宗赦其罪。以四門助教招之。乃出。真宗朝。王繼恩敗。籍其家。其弟繼頤。上聞之。詔中外臣僚與王繼恩交識。及通書尺者。一切不問。釋閻罪。以為滁州參軍。卒泗上。

按敬登洪武壬辰進士。除給事中。達宗人府經歷。建文君登極。上疏言。然藩宜徙封內地。以消其萌。上不聽。靖難師起。悔之。陞戶部侍郎。文廟繼統。執教數其罪。繫獄。將赦之。卒以姚廣孝之言。不得免禍。私謚忠貞。

愚謂閻之素行。本無足觀。其輔廬相之事。亦不可與卓忠貞同日語。然始末大畧。則頗近之。豈寶香山靈先知聖人之將興。憫忠貞忠孝天性。假閻事以發公求生之謀乎。然閻之生終不及忠貞之死。忠貞亦將無憾於地下矣。鬼神恍惚。難以臆決。謹備錄所聞如此。

祥符縣人高彥節。去家。里許有別業。屋破敗無人居。忽一男子。自稱岳嵩。寄居其中。無行李。僕從亦不知何許人也。更歲餘。周世子聞其人。遣使召之。不至。世子怒。令官校圍其居。盡日不聞人聲。乃破垣入。惟聞旁室內有呻吟聲。就視之。見一人。以舊白衣

高坡異集

卷上

六

布衣瘦身。臥頰壁下。創甚。流血被面。瞬息將絕。容貌亦不似嵩。餘屋皆無一物。乃舍之而去。既入暮。嵩忽叩彥節。言世子求我急。欲避之。久賴居停。懷未有以報。就其家。求得鐵燭。剪半股銅筋一枝。置大爐中。閉戶獨坐。良久。從帽簷中出。一粒粟。投之。即啟。聞出。再拜而別。彥節入視之。二物皆成良金。後五十年。高氏之甥周鏞。為柏鄉槐水驛丞。一日。迎官入深山中。遙見嵩戴笠持鈞。來鏞猶識之。相對勞苦。問訊如平生。且自言。今已易姓名為丘山。偶尋友經此山中。倉卒別去。已而鏞驚悟。嵩顏色不衰。欲追之。已無及矣。彥節者。高司勳子。葉祖也。子葉有詩紀其事。

劉知府偉。朝邑人。初以鄉舉。令文水。擢御史。所至皆不嚴而治。以厚德稱。父喪。虛墓三年。人稱其本生。好神仙。比疾病。命其子曰。即死。毋埋葬我。及死。其鄉人有自遠方還者。多從道中見之。寄問及其家。其子因不敢葬。今都御史韓公邦奇。劉氏甥也。獨不信。屢促其子。襄大事。二。亦未忍違父命。久之。韓公為山西僉事。方視事。忽聞人持偉名紙。入報。韓驚起。憲使張公健問之。韓公備言。劉氏死已久。人傳仙去。某未之信。今通名紙者。即其人也。憲使問狀。閻人言。此人戴古冠笠。青絹絕。一童子扶之。肩布囊。立門外。遂命延入。從中道緩步而前。韓公遠識之。邊起迎候。於是同僚悉下階揖

入起居無異平生。但簡言問之，則對坐定，手接茶而不飲。坐中亦莫敢先發言。韓公起退就旁室中，相勞苦。答曰：久別特遠來視汝，語及家事，頗作悲泣之狀。韓留歎不可，即起別去。謂韓曰：汝弟邦靖，可速令歸矣。出門復攜童子步行去。僚友相視駭愕，令人踪跡之。至一遠寺中止。明日韓公訪之。寺僧曰：昨暮有劉知府寄居方丈中。早言進謁韓公去矣。求之竟不見。邦靖不久養病歸卒。劉氏聞之，發棺視，惟一履在焉。

張廉字孟介，湖州人。以都御史鎮雲南。日嘗宿軍中。深夜偶攜燈出，顧見一美婦人，在側。遽以燈授之。令前行，還入帳房。心頗疑懼，取大明律危坐讀之。至五鼓，婦人擲燈而隱。

黃鐘江陰米商也。有女年及笄，忽為妖所憑。一日以一物遺女，其質類石，而圓小如彈丸。謂女曰：此神丹也。人死以熨胸腹上，當復生。自宜寶之。以濟危急。雖父母死勿妄用也。女謹收之。會其伯母死，女以丹試置屍上，即蹶然而起。若夢覺然。神至，怒謂女曰：何乃妄用神物！遂奪丹去。神亦絕響。

左都御史耿清，陝西真甯人。少赴舉，過淳化縣宿逆旅。主人有女，夙為妖所憑。是夜妖不至。清旦發，即復來。女詰之，答曰：避耿秀才耳。女以聞於父。父追清告之。清書女曰：此神丹也。人死以熨胸腹上，當復生。自宜寶之。以濟危急。雖父母死勿妄用也。女謹收之。會其伯母死，女以丹試置屍上，即蹶然而起。若夢覺然。神至，怒謂女曰：何乃妄用神物！遂奪丹去。神亦絕響。

耿清在此四字，令掲於門。妖遂滅。文廟繩統清行刺不果而死。

武功伯徐有貞，奉斗極誠。每日必北向四十九拜。寒暑無間。闔門不食豕肉。自秘其術，不輕示人。後以罪下制獄，引鏡鑑面，色灰敗，驚曰：吾定不免。乃日拱手歌誦所奉斗母咒。又數日，復就鏡，喜曰：吾今知免矣。獄既具，論決之日，風雷大作，承天門災。榜冥中錦衣衛堂上有物如豕蹲者七。事聞上，得免。死謫戍金齒。時人疑為斗神也。處士沈周因問請其術。公笑曰：子欲試之乎？公所珮有人髮作一團，束臂上。適庭中有卧犬。公取圈置室中，指旋左大忽若有物扼其吭者。展轉呻吟，欲絕。指旋右，犬即帖然安卧。竟莫知其何如也。

楊廉夫題臨海王節婦詩曰：介馬馱馱百里程。青楓後夜血書成。祇應劉阮桃花水不似巴陵漢水清。後康夫無子。一夕夢一婦人謂曰：爾知所以無後乎？曰：不知。婦人曰：爾憶題王節婦詩乎？爾雖不能損節婦之名，而心則傷於刻薄，豈誇節義其罪至重？故天絕爾後。康夫既寤，大悔。更作詩曰：天隨地老妾隨兵。天地無情妾有情。指血誓開塞嶺赤苔痕化作雪江清。願隨湘瑟聲中死。不逐胡笳拍裏生。三月子規啼，斷血秋風無淚寫哀銘。後復夢婦人來謝，未幾果得一子。

李茂元字惟大，洛陽人。初名源。其師曰：昔省元有同姓名者。其父曰：然，別名茂元。何如？其師復曰：此亦近歲本省發解第一人名也。父曰：豈以二人故至廢名耶？遂以茂元名。後累亦鄉試名第二。正德辛巳登進士。拜行人。嘗使陝，浴於故華清宮溫泉。其池中石座上有紅斑文，俗訛傳為楊妃入月痕也。茂元見之心動，浴罷登輿船，惟外有一婦人手熟視之，忽不見。夜宿公館，有婦人至，容貌絕世，而肌肉頗豐。自稱太真，言君一念所及，幽冥相感，不能忘情。遂感之。自是輒連所感。每夜必至，多方遣之，不能去。心志喪亂，以疾告歸。人之方絕，應南京戶部郎終。陝西僉事。

毛孔域福清人。嘉靖乙酉正月朔旦，出賀節於親友中。途顧見其家樓中有一婦人，越窗登樓，身坐紅被上。心異之，馳歸召其二子驗視，無所見。樓亦扃鑰如故。其年子秉鐸領鄉薦，名第十八。明年登進士第。

正德戊寅五月十五日，有龍見於余邑西北。自大瑩橋東入於海，所經民居、牛馬柱礎，碓磨之類，悉飛蕩空中，如燕雀。凡林木雖聊抱性脆者，中絕堅者，株拔莫有免者。人徒步遇之，或數里而墮，在舟中遇之，併舟翻舉，或數十步而後墮。烟雲緣天，晦黑。掣雲中見一白龍，目如雙炬。玉光閃爍，蟠亘無際。前有二黑龍盤繞。若搏之者，自然自後霖雨。凡五晝夜不止。江南災人有遇之而墮者，自言如在夢中，初不自知也。有僧結一佛堂在水之南。僧偶出，雨霽，僧還，乃徙在水北。壁落如故，封鑰宛然。此尤可怪也。守臣雖富其奏，而未盡其變怪之詳。此亦特其畧耳。

常州府城北數里，地名石柱頭，富民范廣死數日，忽自外來，家人初不信。呼為女怪，廣厲聲叱之。舉其死後數事，訟戒其妻子。各有實據，始悉伏罪。因薦酒肴，雖見廣飲食之狀，而物不加損。人近之，則屢却。不能及其身。雖妻子亦令勿親我，餘與生時無異也。自是日坐廳事，處分家事畢，即忽不見。及舉其喪，凡葬埋餽奠，亦自臨之。一日謂其子曰：明日吾有小事，詣武進縣。有公差二人至，汝可預備錢二百，為贈慎勿多與。其子如教，明日果有二卒來。子述其事，卒不信。益錢至四百始去。中途遇廣，謂曰：吾囑吾子宿具錢足，備二子取酒之費矣。奈何欺幼稚，多取索耶？欲挽二卒還，卒懼棄棄錢水中走。自是內外悚畏，盜賊不及其門者數年。家以大治。久漸不見。舉人陳璣舊富主其塾，聞其事，往訪之。隔座舉茶杯曰：幽明相隔，不能親奉也。予正德丁丑下第，與璣同舟南還，言之甚詳。

李通判一寃邑人也。宅故多怪。一日會客滿堂，余先大夫亦與焉。方行酒，忽眾客巾

幅一時皆自脫。上附梁棟左右飄蕩如飛鳥。客皆習知不懼也。猶先大夫冠如故。因

拱手祝曰。主人以好會客。吾輩固莫測汝為何等神怪。使汝為邪祟不宜侮弄君子。若正神也。奈何以冠裳為戲。祝已。巾帽一一各復本人首。如肅整者。及子舅氏湯潤。

一日雨中遣使至其家。置傘於門外而入。言事於堂上。語畢出。取傘則已失矣。遍求之。不獲。更歲餘。其家一故櫃封識已數年。偶發之。傘在焉。展轉取之。不能出。斷其柄。始能出之。

高坡異纂卷中

明 常熟楊儀夢羽著

誠意伯劉基。少讀書青田山中。忽見石壁豁開。公棄手中書亟趨之。聞有呵之者曰。此中毒惡不可入也。公入不顧。其中別有天日。見石室方丈。周遭皆列雲龍神鬼之文。精妙可愛。後壁正中一方白如瑩玉。刻二神人相向。手捧金字牌云。卯金刀持石敲公。喜引巨石撞裂之。得石函中藏書四卷。甫出。壁合如故。歸請之。不能通其解。乃多遊深山古刹。訪求異人。久之。至一山室中。見老道士。憑几讀公。知其隱君子也。再拜懇請。道士舉手中書厚二寸許。授公約。旬日能背記。乃可授教。不然無益也。公一夕至其半。道士嘆曰。天才也。遂令公出壁中書。道士覽之。笑曰。此書本十二卷。以應十二月。分上中下。以應三才。此四卷特其粗者。應人事耳。乃閉門講論。凡七晝夜。遂窮其旨。公拜請益。道士笑曰。凡夫人授受。因材而篤。力薄而任重。鮮不仆矣。昔子房孔明。並得其六。予得其八。今得其四。亦足以澄清濁世矣。若夫窮神知化。出有入無。此天地之玄機。造化之至理。天固不輕畀於人人。亦豈得而輕相授受哉。遂別去。後公佐高皇帝定天下。聞語及道士。驛召至闕下。年八十餘矣。時方議更官制。公道

高坡異纂

卷中

士為國以進。與誠意伯張鐵冠所進圖悉合。詣欲留備顧問。答曰。劉基天資過臣。臣學且悉傳。基無庸留臣也。終不奉詔。放還山。不知所終。或謂道士即九江黃楚望也。又公為高安水間縣人。曾公有奇術。往師之。得異書甚多。銀河棹亦其一也。其中載天文星象。今俾世者恨不全耳。

丘文莊公濬初與戚編修灝字文端同館友善。戚公以母喪歸。所居在餘姚縣長亭。港服闋。將入都。夜過臨山橋。塔子橋。前。選見燈燭人馬。突兀而至。戚公方醉眠舟中。人告之。戚公起推篷。謂之曰。君等為迎我來者。即當前駕。不為迎我來者。宜自散去。一時所見恍惚。皆前行。既遠。漸不見。戚公至錢塘。疾作。死。杭有神降。自稱戚編修。死為錢塘湖神。人敬祀之。弘治甲寅。瓊山夫人吳氏至京師。道出鄱陽。夜夢戚揖之。且告以來日將有風波之厄。戒勿行。比明。天極晴朗。夫人故以他事緩之。同艤之數十舟。行無何。皆遇暴雨。漂沒。獨夫人舟無恙。至京以告公。公為詩。文達官齋御酒香帛至浙江。屬布政使李費望錢塘祭之。其詩曰。幽顯殊途隔死生。九原猶有故人情。曼卿真作客。城主太白常留翰。死名念我明來入夢。良君惻惻每春聲。朝坐對黃封酒。悵嘆難壘負舊盟。其序曰。文端先生。別我去也。二十餘年矣。夫人鬼殊。遂於

故人妻子尚有憐顧之意。况生爲人乎？余因老妻述其夢中所見，感嘆者久矣。曰：不但今世無此人，亦未聞古有此神也。古詩有云：莫憑無鬼論，終自托孤心。予愧於君，也多矣。故致淚書此八句，以達之君。神遊八極，幸勿笑曰：我不識世人作何等語，雖然。今年踰七望八，在人世幾何時哉？冥冥之中，相見蓋有期也。明年乞骸骨還道錢塘江，求一帆風以相送。不知肯於夢中一會晤否耶？其茶文畧曰：嗚呼文淵剛勁之姿，英邁之氣，高義弘達，直上薄於雲天。巨眼空濶，每下視大塵世。老妻南來，舟次江濱，夢中彷彿如見。告以風波將至，既而果如所言。卒免顛瀆，人傳君之爲神。溢骨濟而享祀，即其所至而徵之。安乃兼司夫江湖之事云云。明年公薨，夫人扶柩歸經錢塘，時贊猶在任，仍設祭江濱以戚公配享。

東漢先生楊浩然，諱集，號叔父。穀堂徵士。諱宗，字叔振，命早過鄰家黃氏。其家門尚未啟，從門外呼之。有一人聞扣門聲，聞中呼先生，將與語。先生心懼，不應。急扣而入，論事畢，天已明。黃氏子式送出門。其人猶在，注目良久。問曰：汝爲誰氏子？旁人謂曰：楊姓。其人曰：惜哉！吾聞其聲法當位極人臣，名滿天下。故特立伺之。今觀其貌，與聲不稱。後日官亦至五品，然其聲洪遠，當獲福宏長。不在其身子孫必有興者。又謂高坡異菴。

黃氏曰：此兒亦不凡位。當七品言畢，竟去。徵士聞其事，遣人追訪之。其人乃袁忠微也。東漢先生年十八，爲縣學生。嘗齋招至福山巡司，例有欵贈銀五兩。同行者又二人，皆長年庠友也。盡取之，止以欵送食品送先生。先生以二人皆前輩，口雖不言，而心甚不平。其地濱江，逕向江獨步而去。二人疑先生有後言，徐蹠聽之。先生至江灌手，欣然笑曰：巡司齋詔，豈吾忘哉？此輩常奉例贈矣。二人竊聞之，從後遮推先生入水。先生兩手下拒入沙土中，持一物起視之，乃銀一錠。此銀入水，久為波浪洗盡，光潤瑩白。傳玩可愛，適與巡司贈禮輕重相符。人共駭異，釀酒臨江，歡然而別。後先生以景泰五年會魁及第，觀政兵部，以章鑰錄同第上言之，進一級。除安州知州。後亦下制獄去位。我朝進士五品出守自此始，七十八終。黃式以歲貢官至知縣，忠微神號並諱云。

趙涓，富波人。其姑少從諸女郎入山中遊，人跡既遠，忽遇二女子在松下對奕。趙問之，二女子稍爲指示行子，侵紳聯斷之說。初亦不知，卒爲何事也。歸以告其父母。心異之，從親戚家借得棋子試之，又無人可與爲敵。乃以意授兄子涓。涓僅得其概數，日間名著郡中。雖素號國手者，對涓便縮數子。當時鄧人樓得達江陰相子，皆

以棋知名，得入供奉憲廟。初涓至京，併召入，每以金成賞銀多少無定數。勝者叩頭啟盒取之。二人連日不能勝，夜出私叩涓曰：吾以棋取上寵，顧今君累勝，名已著矣，若數局不一復，且將得罪。計上盒子中賞銀雖多，不過三兩。今願以銀一錠，爲君壽乞許敗以示與君能相上下。涓許之。明日入閣先對局，涓許敗，樓叩頭啟盒，中乃補錦衣百戶空名，御札及一牙牌也。帝初意欲官涓，涓竟不得。帝嘆曰：孰謂天子能造命哉？卒官樓後。范洪亦得涓分數，視涓姑高下，益懸絕矣。

李政省南昌人。初爲小吏，至都下，以審法勤憲廟與僧李曉同被寵幸。政省爲太常，有御史巡按江西，將行，政省燭之曰：吾燭龔正炳，鄉人皆以燭魁擬之。歲當大比，幸爲屬意。御史許諾。凡各省秋試臨場，巡按察院例有堂考，遂以正炳名置第一。實爲秋闈地也。至初場，正炳不至。御史遣人傳呼於門，更追訪於其家，畧無踪跡。至已刻，始鎮院降題。追二場目將晡，正炳忽自外歸。家人驚喜，問之曰：吾燭卷赴院時，有數人相持而行，心志昏憤，遷入城隍廟，置我於神像後。耳目聞見，無半生心，亦了了。神前祈禱之人，其語言一一皆能記憶。夏昏鐘鼓亦悉聞之，但口中不能言。手足不能動耳。吾竊計今日已過二場，默禱求歸，遂脫然能行矣。乃知國家之事，莫重於進用賢才。當自有鬼神司之。豈一奸邪小人所能干撓哉？初，政省善房中術，又能巧爲淫媒之具，惑人。及以審法進俸，上於內禁，建立皇壇。二人得日入誦經禮，寵渥既深，權傾一時。弘治初，政省雖已伏誅，而壇內供用物料器皿，久猶未除。弘治五年六月初四日，戶科給事中董蘭河南道御史彭程會本言其事，簡疏奉旨造作皇壇家火，併支給工價數目，着光祿寺便查來看。該部知照，遣疏奉旨：先帝被李致省等所誤，事已往了，追御史却又歸咎先帝。錦衣衛革送鎮撫司好生打着問。二疏同時一事，而批答迥異如此，亦甚異也。

先大夫諱躬，爲昌邑人。昌邑小吏，玉家產一馬，白色駒也。州常有公事，欲申青州府。府發未數里，玉馬前至一村巷，出公文示村民曰：吾昌吏也，有盜欲奪吾馬，來避於此。民匿之，俄而盜至，將盜殺村民求馬。玉知道在外殺人，策馬越數重牆出，直走府中。日尚未午，至是馬名大著。先大夫以重價取之。每有事白府，則一日能往返後歸吳中。死廟下。又常修宮城，苦民馬良得一瓦函，上並列二穴。一穴有水，清徹無滓，一穴

有一劍。良持歸。置桶下。夜有光洞照一室。乃以紙布裹數重。繩遠其外。光如故。明日視之。布繩皆兩離。劍脫刀而出矣。良懼。掘地埋之。嘗持示余。余時年四十歲。不知其奇也。後莫知所在。

唐文。字儀卿。上世華州人。徙居河東。文少從父宦城陽。城陽君初無子。晚獨生文。然性質魯鈍。日課讀唐人五言詩二十字。師曰授數十百過。令自誦。即茫然不能舉。二辭城陽君怒。日撻之。不能進。乙卯歲延庠生章敬教之。敬患大魯鈍。托以秋將大比。請入定林寺溫習。故業定林寺者。去城陽西十五里山中古寺也。前有大樹。巨圓陰蔽數十畝。蓋勝境也。城陽君遣文從行。是秋敬下第。九月未望。一日再至寺。文以父命邀敬還。初文之從章讀書寺中也。寺故有梓潼像。頗著靈異。士子多來祈請。文旦暮焚香拜禮。乞稍慧以全父子之愛。是日早食畢。文獨出坐樹西石床上。見有美女子從樹東來。意甚閒靜。又問之。女曰。予文曲輔星之精。子之配也。文不首。女入於天帝。天帝大怒。減福之半。故暫令子魯鈍。不出三四年。復本性矣。文亦不首。謂女子曰。何物二人能令吾不慧。傷吾父子。吾且必報之矣。女子笑曰。子真所謂下愚者。彼天神耳。子今下謫。塵世將奈彼何哉。雖然無庸報也。嘒昔之事。有犯塵緣。亦終與子會矣。方子潛冤時。天孫誤以子為牽牛。攬子衣渡河。天帝知而醜之。亦謫塵中。天孫謫時。執牽牛手。不忍別。帝又大怒。以為牽牛戀天孫。挑其煩惱。左眉中血流被體。併謫牽牛。特貢牽牛女度。當緩十六年乃發。又牽牛法不得同行。後天孫一載耳。文曰。然則汝為少婦。行空山中。將何為。女曰。吾不見子久。請於天帝。即得下從子。見彩雲南飛。隱隱如聞音樂之聲。章備記其事。及為長歌刻石寺中。已上皆敬文後事長歌石已毀。不能復解。又十年而登進士。以使事携家屬入吳。其冬北還至金陵。冰合。舟不能進。乃舍

高坡異纂其紳本以下並傳之。土民相傳文名傾海內。年二十三前夫人錢氏死。明年再娶于清河張氏。少文七歲。問其生。即見神女時也。心異之。又五年而發解。又十年而登進士。以使事携家屬入吳。其冬北還至金陵。冰合。舟不能進。乃舍

舟陸行。道中見一童子稱牛郎。領自鬻文。遂攜之。以北牛郎事文甚謹。文撫之外厚。若其子易其名曰壽安。入之。自言有家禍。請暫歸。文曰。而縣尹武元功。吾同年友也。吾為若致書與尹。當有以處汝矣。遂發書。遣歸。文夫人在毘陵。為文置一妾。名王英。甚慧麗。冰解偕行至京。文亦寵之。先是元功為尹。政令嚴肅。部中有胡氏子名朝者。負官縉。去親戚。皆遠繫。事連其婦兄。成進。進曰。吾妹尚未有行。朝自甲申夏竄。歷五年矣。余何事及我。辨於縣尹。遂判牒付進。許其妹別嫁。朝歸。以書進尹。尹初欲脫朝罪。或說尹曰。朝妻公已判別嫁矣。若脫朝必求妾於進。是公吐權責而食牒辭也。有二失焉。尹以為然。遂正朝罪。流陝州。文之再入朝也。又使山東將行時。微聞其妾有夫。囑夫人使訪其親戚。遠之。文行適夫人母死。弟幼。莫恃以為葬。遂攜妾還河東。思還。妾計無由求妾親戚。欲得南士人嫁之。時朝既流關內。間遊河東。唐公僅僕中無識朝者。朝亦無由見夫人。獨媒氏知朝與妾同鄉里。卒嫁與之。歡會之夕。各道鄉邑父母姓名。妾即進妹。朝前所聘。妻未行者也。相向悲泣。明日俱至夫人家。陳謝。願服勤至死。歸因詰壽安者。即朝。其生以乙丑牛為丑神。故小字牛郎。妻又累先牛郎一年。生朝之初。竄時父怒甚。以斧傷石眉間痕。固在焉。乃私嘆。天人之際。

高坡異纂

卷中

五

雖若玄穆而兆命不渝。章敬石記。悉有徵。馬文諱言其事。使山東時。自毀其石。故時罕傳焉。

陽永貞。吉水人。精易卜。成化末。其縣有商人。將貿易蜀中。求卜於允貞。允貞曰。是行也。遇不測之險。獲無窮之利。商人素熟西南諸夷。橐中有利劍。以薦淬之。佩以自衛。所經蜀中一山。多豐蛇猛獸。百二十餘里。無居民。行且半。見一巨象。伏大樹下。若有所其畏者。遙窺之。樹上有巨蟒。張口。吐舌。長數尺。將下吞象。商人巨甚。自度。退無所據。乃挺劍直走樹下。仰斫蟒。數刀急避之。蟒初若不知。須臾。聞有聲。若山摧谷應。林木皆震。心畏力憚。賴然倚石顧盼。間則蟒舍象來逐。僅隔數十步。藥發而斃。良久。又見象來。漸近。商人計莫能脫。遂指叱象曰。汝既巨蟒。吾脫汝蟒口。而顧困我耶。象進伏。商人前雙淚並落。若有叩謝之狀。商人會其意。坐象背上。象即走山谷中。以鼻掘地。有蛇才無算。商人盡取以歸。遂成富翁。

舊記。先大夫。通政府君。內侍官。日猶其紳本。以下並傳之。土民相傳。文名傾海內。年二十三。前夫人

錢氏已毀。不能復解。又十年而登進士。以使事携家屬入吳。其冬北還至金陵。冰合。舟不能進。乃舍

仙入蜀。聞雪山有異人住求之見一人披旣卧山洞中石床上身三尺餘僅如嬰兒。座側懸一囊中有物如粉而色黑時取啖之或掬飲澗水士能以囊中物苦澁不能入。拾山果食之就役左右三年不懈老人一旦謂曰子可以語道矣遂授以攝生煉氣之要學既成辭出居此忽復一周甲子矣不久亦將往訪之耳宣大驚曰吾固海州人也聞吾祖言上世有叔祖名士能好道出家得無是乎又聞家世之詳言悉與宣世譜合由是居人信慕往來使客尊官貴人多就見之事聞朝廷命守臣具安車送入京師召見便殿嘗嘗其厚遺歸不知所之

正統戊辰寶坻縣民周本家馬生一角長二寸本縱逸之明年己巳八月八日太陽將入地猶有餘照金星見於月中月色淡而星光甚大時車駕北征未回至十五日遂有土木之變景泰中先大夫知安州以事至寶坻問生角馬何在本言虜騎至驅之北去矣

鎮蜀太監李文忠還京師偶會皇甫子中裘汝溫亞汝功於途二人皆楚之英俊文中一見極加禮遇聯舟同行至采石有衣生者自稱蜀人攜一弟姪詣三人舟中求附儀文俊雅情辭欵曲三人皆自失遂令攜行李入舟其長曰幼兒無知誤犯鎮

高坡吳纂

卷中

六

蜀李監今李公還京檻付舟中將順途哀憇冀全餘生倘不見憫一度長淮風土失宜父子兄弟便無全理前所附舟至此已泊訪之鄰舟人知三君高義雅為李公所重或幸以此脫吾兒耳言畢潛然淚下率弟姪羅拜三人皆為之動容憫之曰李公雖粗相識然亦未知賢郎事體未審重輕俟緩圖之時傾重九天猶未晚因共步於江岸見長林中有一亭甚幽絕欣然同造命舟人具酒肴烹主客亦攜一友至將行酒進肴起曰堂上有老母舟中有罪兒我輩遠來皆戒肉食祈福若賜菜肴則可若魚肉也則請辭恐重得罪不敢不預告也子中笑曰孰謂敏達俊爽如四子亦信奉夷鬼教耶徵飲之次月色在地情興悠然汝功請各賦詩紀勝主人遽起曰吾二人皆賤商幸遇貴客得廁坐隅若酒肴則請傾囊奉歡詩固不能也家有故書頗褐韻依成諸君新篇耳眾又大喜命其僕持一冊書至乃杜律也主人起對客一舉得送李八秘書七言以首句青簾白吉州府益州來為韻汝溫笑曰主人出韻中事固高才也孰謂南豐不長韻耶袁得青字云月華映袍碧江影度帆青次子中得簾字云夜色月萬傾秋香風一簾次袁生弟得白字云藉子黃全杯寒江吊李白次汝溫得鞍韻云開尊集羣英伐鼓和官韻次袁氏長姪得益字云豈謂萬里途遙

追達三益次姪得州字云追追出采石灘見黃州最後次汝功得來字云蜀船三峡來兩岸猿聲哀陳未竟四袁生皆色動起曰咄咄逼人乃爾遂去不復顧請客大驚愕追留之叫喚入林薄中不知所在乃詣李監船問檻京師罪人袁氏無所得獨前舟有一猴子在阱中三人歸舟發其行李惟稼粟三篋而已共詣李詳言其事李監憫然謂并縱之

南京王指揮無初無子以運糧把總至京過濟甯買一妾色美而賢內外宗姻咸致愛之生一子未幾夫與正室相繼死妾治家教子極有法度既而子襲官復為把總却連北上悲請其外家所在但言嫁時年幼已忘之矣妾之歸王氏者三十餘年早起必梳沐於榻上障帳中至老愈嚴肅子婦晨省立于戶外伺其自出然後敢前謁焉近侍有二婢亦未嘗見其梳沐也一日晨興顧遲二婢立榻前忽風動帳開乃見一無頭人生帳中持髑髏置膝上骷髏猶未竟見二婢倉皇舉髑髏加頭不及身首俱仆婢驚呼子婦入則固一枯骨也人因呼其子為鬼頭王

江西副使周憲字時敏湖廣安陸州人正德六年贛州華林山馬腦巖賊亂周與參

高坡吳纂

卷中

七

召將言未來事其驗其法作符咒畢鎖筆硯於空室中須臾聞閑筆聲閉局視之則紙上詩成矣讀畢即投諸火不許留一字周趙二公名枚至招李夜會初亦不甚信也但密置紙筆於東室而封識枚於西室三人夜張燈宴于中堂周善笑謂浪客曰略無敬禮其夜天無纖雲忽震雷擊蓋庭燭盡滅盤盂皆中裂三公辟易而起枚從西室排戶出暗中伏地請罪啟東室視之紙上但有周鑰如何好笑六字因其敬禮各書姓名封憲如故而修謹以伺周公求得詩落句云千金難買汝心肝未幾周遇賊同其子幹乘馬以進為士卒先大戰於桐梓嶺援兵不至為賊所擒父子俱死剖食其心賊既平李公復求詩於紅紙上作字甚佳李公欲收其筆因以別紙色似者對枚付大而以詩紙密藏書帙中明日忽書中烟起發視之惟紙灰一幅宛然書無纖毫熏灼痕也周既死後有以其事奏聞謚節愍旌其門

嘉靖初年靈壽縣民劉月家雄雞生卵縣令不肯信縛雞至官衙晚亦生一卵但殼軟耳嘉靖七年七月十五日其縣雨雹大者如牛頭小者如杯盤有人拾得二雹正如禽卵積數日不消置水中不沉觀者日眾縣尉不能禁遂擊破之其中皆水更無他異

成化間。河南省下有漁人得一龍卵於黃河邊草泊中。大容一升許。有一商人以數疋布易之。送於官置諸延慶觀。居民異之。觀者如堵。時盧龍周斌字國用知開封府。命擊破之中。包碧水餘無所有。數日後忽大風揚沙。黑雲自觀中起。勢甚猛。庭前有兩樹。都前一大樹皆拔去。左布政章繪宅內有樓。輒去其半。樓上有一大銅盆。亦從空飛去。

正德三年夏旱。平邑大和里農人皆灌苗於野。日在未申。忽有雲從西來。冉漸近。雲中有紫袍人乘白馬而行。馬足半以下雲擁之。不能見。人皆喧呼從之。雲中人回顧良久。漸至虞山頂。城天王秋官惟賢。四川人。自言嘗見兩羽鶴而飛於雲表。東西相遇。各駐立下。鶴而揖。偶語良久。乃去。

嘉靖二年。邑庠生呂玉家五渠村。端陽日入城。值微雨。其家前庭有發屋基。忽雲中二舟。各長丈餘。梢斧甚上。行舟人皆長二尺餘。紅帽雜色襦袴。手持篙。往來行甚疾。玉家塾中書生十餘人。悉驚起視之。紅帽人擲篙走地上。引手前掩書生口。一時口鼻皆黑。噤不能語。返走室中避之。從窗隙窺見舟中有一人。攜衡如尊官。結束如居士。與一僧同起居。自推蓬左右。顧盼雲漸擁舟起牆外。里許。呂氏墓也。復墮其中。舟高坡異墓

八

卷中

既去。書生口鼻亦悉如故。方共駭異。玉歸聞之。持鎗入墓中。無所見。越五日。玉以暴疾死。

高坡異墓卷中終

高坡異墓卷下

明常熟楊儀夢洞著

于子仁。湖廣武岡州人。有雋才。多異術。舉洪武乙丑進士。庶官知登州府。部內有虎患。遭卒持牒入山焚之。明日虎自入府。伏庭下。子仁數其罪。杖百下。厲聲叱出之。虎復循故道去。或以妖術聞。詔下子仁獄。數日。瘐死獄中。棄其屍。忽夜歸家。家人悉以為鬼物。閉門拒之。子仁自言。吾時在獄。實逃出。謂死詐耳。門內人多方辨驗。無他。始納之。復居家。不自賴晦日。與故舊遊宴。或泛舟逆水而上。不用帆檣。或音樂供帳。無人自具。以此為樂。其仇家劉氏繫之。白。知州伍芳請奏聞。芳不從。劉自詣關告之。命官按狀。未至州。一日。失子仁所在。惟遺錢索而已。劉竟坐獄閼死。子仁自號七十二峰道人。父嘗為梓人。或以子仁為梓人。訛也。詞翰清妙。人多有藏之者。

新建伯初被謫至杭。寓勝果寺。忍逆瑾議。其後托投江死。留題于壁。其序畧曰。子餘姚王守仁也。以罪南謫。道錢塘。以病且暑。寓江頭之勝果寺。一日有二校排闥而入。直抵予臥內。挾余而行。有二人出自某山。蒙草中。其來甚速。若將尾予者。既及。二校。二校即挺刀厲聲曰。今日之事。非彼即我。勢不兩生。吾奉吾主命。行萬餘里。至高坡異墓

卷下

高坡異墓

於貞忠。昔冉冉以將夕兮。下釋子之頽宮。曰受命以相及兮。非故於子之為攻。不自  
盡以免子兮。夕予將浮水於江。嗚呼嘻。予誠愧於明哲保身兮。豈效匹夫而自經。  
終不免於鴟夷兮。固將遡江濤而長征已矣乎。嘒昔之夕。予夢坐於兩楹兮。忽二伴  
來于親。曰予伍君三閭之僕兮。蹠陳辭而加璧。啟緘書若有覩兮。恍神交於千載。曰  
世濁而不可居兮。子奚不來遊於溟海。繫予懷之恍愴兮。懷故都之拳拳。將夷險惟  
命之從兮。孰君親而忍捐。嗚呼嘻。命苟至於斯。亦予心之所安也。固晝夜以為常  
矣。子非死之為難也。沮陰壁之岑岑兮。猿猱若受子長條。虺結蟠於圮垣兮。山鬼弔  
於巖岫。雲冥冥而晝晦兮。長風怒而江濤。頽陽條其西匿兮。行將赴於江濤。嗚呼嘻  
嘻。一死其何之兮。念層闇之重傷也。予死之奄然兮。傷吾親之長也。羌吾君之明聖  
兮。亦臣死之宜然。臣誠有憾於君兮。痛讒賊之諛。便搆其辭以相說兮。變黑白而燠  
寒。假遊之竊辟兮。君言察彼之為殘死而有知兮。逝將訴於帝庭。去讒而遠佞兮。何  
幽之不贊於明。昔高宗之在殷兮。發良弼以中興。申甫生而屏翰兮。致周宣於康成。  
帝何以投謫於有北兮。馬能啟君之衷。揚列祖之鴻庥兮。永配天於無窮。臣死且不  
朽兮。隨江流而朝宗。嗚呼嘻。大化屈伸兮。升降飛揚。感神氣之風霆兮。溢予將反

人止能知其前詩一首。餘並不復知也。王公七日後至廣信府。自言入江有神人教  
之。一日漂至漳州府境。登岸有中和堂。主人邀歸山室中。贈以詩曰。十五年前始識  
荆。此來消息最先聞。君將性命輕毫髮。誰把網常重一分。寰海已知誇令德。皇天終  
不喪斯文。武夷山下經行處。好對青尊醉夕暉。公自言從漳至廣信所經寺觀驛舍  
皆有留題。真說甚奇。人頗知其意。不復細驗也。又公記夢詩并序併附入。

正德庚辰八月二十八日。久卧小閣。忽夢晉忠臣郭景純氏以詩示予。且極言王  
導之奸。謂世之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導實陰主之。其言甚長。不能盡錄。第  
而書其所示詩於壁。復為詩以紀其畧。嗟。今距景純若干年矣。非有實矣。深窓  
結而未暴。室有數千載之下。尚懷情不平。若是者耶。

秋夜卧小閣。夢滄海濱海上神山不可到。金銀宮闈高嶺峯。中有仙人芙蓉巾。顧  
我宛若。平生親欣然。就語下烟霧。自言姓名郭景純。攜手厯厯訴衷曲。義憤感激難  
具陳。切齒又深怨王道。深奸老猾常欺人。當年王敦觀神器。導實陰主相緣。竟不然。  
三問三不答。胡忍使數殺伯仁。寄書欲拔太真舌。不相為謀。故爾云。敦病已篤。事已  
去。臨哭嫁。禍復貴。敦事成。同享帝王貴。事敗仍為顧命臣。幾微隱約亦可見。世史掩

乎。帝鄉駢玉虬之蜿蜒兮。鳳凰翼而翔翔。從靈均與伍胥兮。彭咸御而相將。經申侯  
之故宅兮。歷重華之陟方。降大壑之茫茫兮。登裂缺而想予。懷故都之無時兮。振長  
風而遠去已矣。予上為列星兮。下為江河。山岳與雲兮。雨澤滂沱。風雲流形兮。品物  
咸和。固正氣之所存兮。豈邪穢而同科。將予騎箕尾而從傅說兮。凌日月之巍巍。啟  
帝闕而簸清風兮。掃六合之煩苛。亂曰。予童頽知罔知兮。姿狂愚以冥行。悔中道而  
改轍兮。亦悵悵其焉明。忿正途之有覺兮。策予馬而遙征。搜荆其獨往兮。忘予力之  
不忍。天之豐斯文兮。不畀予於有聞。失此心之無諼兮。覽予將求於孔之門。嗚乎已矣  
乎。復美言。予耳兮予目。予手兮予足。澄予心兮。肅雅以穆。反予大化兮。遊清虛之寥  
廓。詩下有隙紙。篆書自註云。二人一姓沈。一姓殷。俱住江頭。必報吾家。必報吾家。紙  
尾又有篆書云。陽明公入水。沈玉殷計報。是歲正德丁卯仲秋。當三試之後。舉子畢  
集於杭。一日忽失王公所在。舍人見所寫僧舍壁上有二納。或又得其雙履於江上。  
以為真死矣。告諸其弟伯敬。因而省中皆聞之。孰僧四出追訪。士子聚觀。前詩解。隨  
毀於眾人之手。有一士子與其弟同舍。見之最先。故得全錄。其辭並得二詩。其序則  
但一過目。不及舉錄。而羣手至矣。前序客蓋寫其意。予為點窜數字。今成文可讀。今

覆多矣。真袖出長篇。再三讀。覺采字字能言。紳開總試抽晉史。閱中間事迹。頗有因  
因思景純有道者。世移事往。千餘春矣。若非精神果有激。豈得到今猶噴噴無成之語。  
以革敷實氣。沮竟殞身。人生生死亦不易。誰能視死如輕塵。燭微先幾炳易道。多  
能餘事。非所論。取義成仁忠晉室。龍逢鰲勝心可憐。是非顛倒古多有。吁嗟景純終  
見伸。御風騎氣遊八垠。彼敦之徒。草木真土。臭腐同沉淪。

晉忠臣郭景純自述詩。蓋予夢中所得者。因表而出之。

我詣陽明道。故知未來事。時人不我識。遂傳就一技。緬思王導徒神器。良久。親諸謝  
豈不力。伯仁見縕底。所以教者傭。因顧天經與地義。不然。百口未負托。何忍置之死  
地。詩下有隙紙。篆書自註云。二人一姓沈。一姓殷。俱住江頭。必報吾家。必報吾家。紙  
尾又有篆書云。陽明公入水。沈玉殷計報。是歲正德丁卯仲秋。當三試之後。舉子畢  
集於杭。一日忽失王公所在。舍人見所寫僧舍壁上有二納。或又得其雙履於江上。  
以為真死矣。告諸其弟伯敬。因而省中皆聞之。孰僧四出追訪。士子聚觀。前詩解。隨  
毀於眾人之手。有一士子與其弟同舍。見之最先。故得全錄。其辭並得二詩。其序則  
但一過目。不及舉錄。而羣手至矣。前序客蓋寫其意。予為點窜數字。今成文可讀。今

張金箔山西人性機敏。山西俗素不善治金箔。張至杭見之。歸擅其藝。常經行游。游  
觀於神祠。神素號靈異。能隨人意所需。即自水底浮出。張笑曰。此伏機耳。非神也。歸

鑿池設機神異悉如濟源客至輒引為戲忽有道士來遊池上曰吾亦有小術請試之君宜過我張許諾明日天未曙有二童子乘一龍手控一龍從空中下其家言道士令我二人名張君張就龍欲乘之龍不服騰驤吼嘯勢將飛變兩童子夾鞭之張乃得乘須臾至一山中見茅屋數間道士坐其中張再拜請教道士指庭中曰此富留形住世間耳居月餘頗有所得一日偶出遊遂迷其處尋路出乃在大同城外既歸時乘驢至杭治金鎖如故旦暮能數千里或縛草為龍乘之而行歸則挂簷下亦時作戲術娛人李陵君聞之召至闕下斥以妖術聚衆張頓首謝曰臣非妖術特戲術耳欲試之張出袖中小銅瓶注以沸湯中出五色雲充滿殿庭空上悅上欲盡其術時方隆冬索乾蓮子撒金水河水上噴刻冰解花葉滿河香艷可愛復索紙剪作一小舟身入舟中鼓棹放歌往來花間忽入岸中失其所在荷花亦不復見河中固層水精雲寒燠風景迥異矣

巡檢常中孚得異術能煮銅為白金凡寶玉之器有損者補之器完好如新後以術動宣廟陞授吏部郎中每用其術必引入便殿屏絕左右為之雖親嬖不得視也

高坡異纂 卷下 四

駱用卿為南海今日有道士翁藏拙從武當來寄居白雪山寺中凡七日一食食必兼數人之物餘六日飲水而已以此為常用卿叩之天文地理修煉服餌之術無不精曉會歲大旱結壇禱雨如期霑足贈以金帛悉不受用卿問以黃白之事為請道士即以足就地蹴泥淖置火中隨意以銅鐵投之悉化金液流出一日用卿方論道坐中遽起言適有緊急公文將移新會顧偶忘之道士即請收公文及用卿手書納懷中時新會令為徐乾默坐移時探懷中出乾報緘及印信公文俱在焉用卿始大駭異旦暮虔拜請教道士曰君惟地理一事稍可指授若天文則有國禁修煉則剝喪既多且必不能棄人間事無徒自苦也遂攜用卿登山指示龍脈沙水起伏向背之勢其言甚密不久用卿以朝覲至京道士亦去不復至后用卿遂以地理之術名天下嘗至武當物色之竟無知藏拙者

正德庚午太倉州有人買一鰐三足令其妻烹食之頃之尋其夫不獲惟見地上遺髮一縷冠履衣服如蝶蛻焉事聞集其隣右赴官或疑其妻殺之將置於法知州黃庭宣獨疑之以為鰐有三足為類當異理不可測乃悉集漁人求鰐三足者立限以須卒得之廷宣召婦人烹調如初出重因與食方引還獄覺腹痛仆地身漸縮小項

之形骨俱銷婦冤遂白初漁人求鰐舉網兩得肉塊如人形而無手足蠕動可畏審之既而羣魚皆於水神厯數日始得之然爾雅山海經並稱三足鰐為能噉朱雀食之能銷人形骨惟字書言誠如鰐三足名短孤能以氣射殺人豈真是乎人不知肉塊如人形者何物也東方朔所稱肅伏蓋近之若能者豈古人雖知其名而未常食耶抑太倉濱海偶隨潮而入網者乎

韓神醫洪峒初業醫不甚精元末避兵入岳陽山中遇一老僧傳示方藥遂以醫名山西遙見人之顏色即知禍福生死時刻不爽其孫肅生三歲誤吞一釘家人皆驚哭頃刻侍盡神醫視之曰此子決不死然必待三年釘乃得出人莫有信者遂定期日書壁間以俟肅果不死但每作腹痛必絕而復甦久漸黃羸骨立及期旦起飛家人曰免疾將瘳勢必大作雖絕勿懼宜先具一銅盆羹少粥飲以伺之既而果至時腹大痛一叫而絕良久吐銅盆中釘出銳盡利又復絕至午時始甦歲餘獲安即忠定公父也壽七十一卒又神醫文嫁龐氏富為人送魂路經神醫門神醫遇見之大驚曰女死矣急遣人諭令歸家其夜忽心痛而死

海鹽祝王事家一童子牧羊田間有道士過之出懷中藥一丸大若龍眼而色潤黑

高坡異纂 卷下 五

令童子吞之戒之曰勿語人也自是數日不復飢亦不思食主人知之復遣二童子與俱伺於牧地日若復見道士一人挽之一人急歸告我道士果復至謂向童子曰吾憐而飢食而大棄何為漏言不奉吾戒也以一手支其頸一手擊其頂黑丸忽自口中躍出復收塞中藏之主人聞報急趕至道士雙脚俱陷入地中稍近益下僅露其首既而併首亦不見地上亦無竅穴驚顧間道士已在隔岸高揖而去

凌漢章湖州人少學針灸三殺人乃棄其針於水中針皆上浮水面漢章曰天命我矣拜而受之遂精研其術名動天下嘗至常熟偶寓東海湯禮家早起聞其鄰徐叔元家哭甚哀往問之乃其子婦以產難死故元以為不祥將笄出付大葬漢章急止之命其夫發棺揣胸前尚微溫出針下數穴良久子下婦得生又一跛翁扶杖過之自言少多瘡瘍有膚醫誤折針膝中今杖行二十年莫能愈漢章為從肩背上針三四穴折針從患處突出棄杖再拜而去

吳縣戚應慶家有二石獅置庭中其來已久嘉靖九年十月間啜茶於旁暫置臥獅腹下忽覺石獅身搖動驚呼而入家人悉出視之則已越廳事入中堂矣其擊碎之出視西庭石獅亦已離去售處數尺遂併擊碎棄水中其家諱之甚密余家僕楊鑑

妻出嫁。大因得其真。且見馬叔之記武清縣民家。碌碌與磨石相鬪。其鄰有生員以木格之。兩石而却。觸木盡碎。火星迸裂四出。人力無所施。至暮乃自息。其家以磨石置污池中。以磚砌沉井底。明日復自出門。□□□□□乃止。抑之且言。親見生員道。嘉靖辛丑歲五月十二日。北亭靈濟宮前石獅左眼上生眉九根。色黃。其端黑色。若結一蕊之狀。經數日脱落。木生字元經。少有俊才。時康陵朝以鄉薦入太學。與龔司諫謹有場屋之舊。屢欲以生才。勢上聞。生曰。人各有時。若錐處囊中。願當自脫。甯待援手他人乎。倘累薦上。元經惟有被髮入山耳。司諫不能強。生亦謝去。攜琴遨遊齊魯間。覽結諸英俊。或眺覽名山水。往來兩都。時人莫能窺其際也。嘗登泰山觀日出。夜宿秦觀峰。夢有老婦。搗道旁有遺扇在草中。收視之上有詩云。烟中芍药勝臘月。雨底梨花淺淡粧。小院月昏人定後。隔牆遙辨麝蘭香。彷彿是夢中所見者。珍襲藏之。行未幾。逢一女。即從二女侍遊樹下。迤邐將近。生趨避之。時為三月既望。新雨初霽。微風扇煥。女即徐邁高坡異集

卷下 六

二侍。穿別徑。結伴而去。生竚立轉盼。但覺帶袂飄舉。環珮鏘然。百步之外。芳香襲逼。繚若神仙中人。遂以所佩錯刀削樹為白題。一絕句曰。隔江遙望綠楊斜。聊使女郎歌落花。風定細聲聽不見。茜裙紅入那人家。倚徙彌望。乃行前至野店中。問諸村民。或曰。此去里許。有田將軍園林。豈即其家眷屬乎。生明日入往樹下。竟日無所遇。惟見溪水中落花流出。復題一絕句。續書於樹曰。吳鳥嬌花不奈愁。湘簾初捲月沉沉。孤姓者占辭事。無不齊。但三孤得失。恐不能水終。良吉。生猶豫未決。翁致三命曰。吾聞古之君子處大事必假於夢卜。夢生於心。卜決於人。今婚媾及事矣。乃不內決於心。而顧取決於人耶。終不得辭。卒以其年四月戊寅成禮。娟妙解音律。通貫經史。凡諸戲博雅藝。靡不精曉。情好甚篤。未閱月。大工皇木至潞河。生將督運南行。勢不能留室內。又少親幹。乃鎖院而去。母先亦暫至武清。遣人問娟娟。從門隙中附詩於母。寄生曰。聞郎夜上木蘭舟。不數歸期祇數愁。半幅綉羅題錦字。隔牆裡贈王。娟頭是夕生。適自潞還。娟出迎。生曰。方從馬上得詩。未有以復。即口占贈娟曰。碧窗無主月。纖纖桂形扶疏玉漏嚴。秋浦芙蓉客倚畫葉半斜映。水晶簷生日。偶得鄉人書。獨坐深思。娟以詩解之曰。碧玉杯中琥珀光。燈前把酒阮家郎。不須更憶人間世。千樹桃花即故鄉。其冬十月。生以太夫人憂去職。河水既合。娟適病。不能偕行。生存亡抱恨。計無所出。選母與娟同居。約以水解來迎。相與悲憇而別。明年春。娟病轉劇。遺翁子錢郎。以詩寄生曰。楚天風雨遠陽臺。百種名花次第開。誰遣一番寒食信。

小院其中。樓臺閣。金碧輝煌。恍非人世。生稍憩。便欲辭出。翁曰。內人乃老夫寡妹。年亦逾五矣。幸暫留。伺馬至。行無傷也。生起。揮扇道。遙應。覽畫壁。前從夢見其肩。進曰。此扇何從得之。生曰。吾十年前。過武清。所得。道旁遺棄也。翁倍觀。遂持入內。頃之。告生曰。天下事。萍梗。遭逢。固有出於偶然者矣。適見扇頭詩。疑為吾甥女手筆。入示吾妹。固非誤也。生初入其室。廬皆若夢中。故所經行者。心固已異之矣。及聞翁言。愈疑。再引入一曲室。惺惺鮮麗。金玉爛然。至其几榻。整潔參差。靜好。莫能名狀。須臾。一老婦出拜。自言姓錢氏。先夫田忠義官至上輕車都尉。往歲扈從西征。為流矢所中。輿疾歸武清。小女涓涓。時年十四。隨侍湯藥。偶遺此扇。不意乃入君子之手。今夫亡三載矣。覩物興懷。不覺。遂生傷感。然當時溪樹上有二絕句。不知何人所書。小女因尋扇。再至其地。經覽而歸。至今吟哦不絕於口。生請誦之。即其舊題也。老婦因請命娟娟出見。傳呼良久。不至。母自入謂女曰。客即樹上題詩人也。娟娟強起。嚴服靚粧。與母相攜而出。至則玉姿芳潤。內美難儕。儼然秦觀峰夢中所見也。生又以夢告母。共相嗟異。久之。馬至。珍重辭謝而去。明日鄰翁以娟母命來曰。未亡人有二女。其少先行矣。娟最愛。將賴以終。未亡人身。然此貧以神明協以人。未亡人尚敢吝其愛女。高坡異集

卷下 七

予。請以弱女為君子侍。生辭之。翁申女命曰。先將軍無遺育。弱息僅存。使君子不以下體是遺。家雖亡。得婿公瑾。亡人且無憾矣。生乃請卜之。得解之。凡二卜者。曰。可接三孤姓者。占辭事。無不齊。但三孤得失。恐不能水終。良吉。生猶豫未決。翁致三命曰。吾聞古之君子處大事必假於夢卜。夢生於心。卜決於人。今婚媾及事矣。乃不內決於心。而顧取決於人耶。終不得辭。卒以其年四月戊寅成禮。娟妙解音律。通貫經史。凡諸戲博雅藝。靡不精曉。情好甚篤。未閱月。大工皇木至潞河。生將督運南行。勢不能留室內。又少親幹。乃鎖院而去。母先亦暫至武清。遣人問娟娟。從門隙中附詩於母。寄生曰。聞郎夜上木蘭舟。不數歸期祇數愁。半幅綉羅題錦字。隔牆裡贈王。娟頭是夕生。適自潞還。娟出迎。生曰。方從馬上得詩。未有以復。即口占贈娟曰。碧窗無主月。纖纖桂形扶疏玉漏嚴。秋浦芙蓉客倚畫葉半斜映。水晶簷生日。偶得鄉人書。獨坐深思。娟以詩解之曰。碧玉杯中琥珀光。燈前把酒阮家郎。不須更憶人間世。千樹桃花即故鄉。其冬十月。生以太夫人憂去職。河水既合。娟適病。不能偕行。生存亡抱恨。計無所出。選母與娟同居。約以水解來迎。相與悲憇而別。明年春。娟病轉劇。遺翁子錢郎。以詩寄生曰。楚天風雨遠陽臺。百種名花次第開。誰遣一番寒食信。